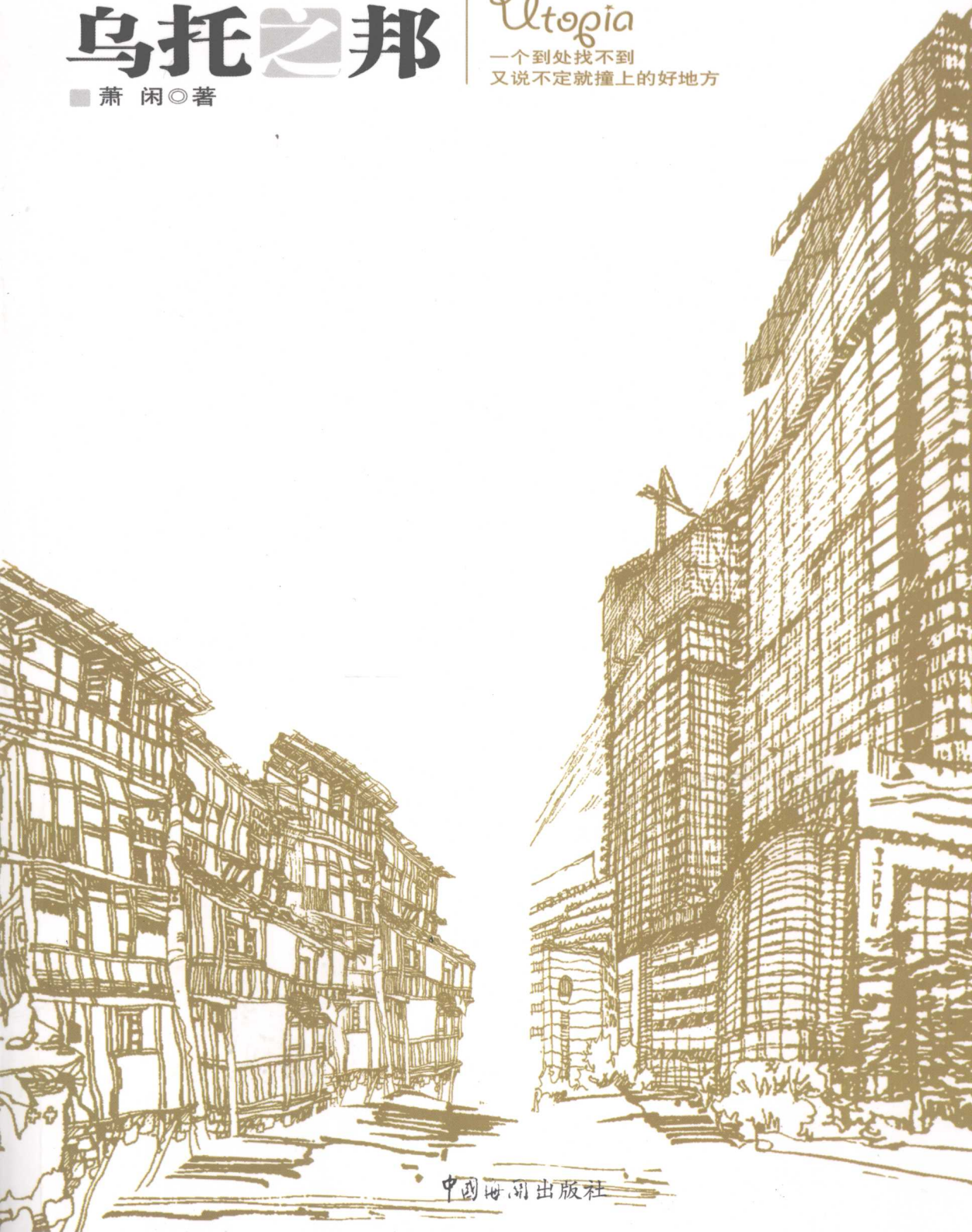


乌托之邦

■ 萧 闲◎著

Utopia

一个到处找不到
又说不定就撞上的好地方



中國海關出版社

图注在副标题 (CIP)

点升文群、黄国善、一、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8.4

ISBN 978-7-80102-488-2

I. 乌... II. 萧... III. 乌托邦—小说—中国—当代

献给

VI. 154.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10575号 所有奔走于现实世界

仍然寻觅内心乌托邦的人们

出品人：王人

总策划：高晓燕

责任编辑：王贵

点升文群
UTOPIA
著、黄国善



一个到处找不到又说不定就撞上的好地方

新关 邦之托乌

萧闲 / 著

客服电话：(010) 64303697 84325203

出版网站：www.hainanbook.com

金源图书有限公司 (010) 62192616

中国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乌托之邦 / 萧闲著. —北京: 中国海关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80165-488-5

I. 乌… II. 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0277 号

出品人: 左 铁

选题策划: 高 烽 秦金海

责任编辑: 冯雪松

乌托之邦

UTOPIA

萧闲 / 著

中国海关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 14 号 10001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登峰印刷厂印刷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21.5

字数: 460 千字

ISBN 978-7-80165-488-5

定价: 32.00 元

海关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调换

图编部电话: (010) 64227190-653

发行部电话: (010) 64203697 84252703

出版社网址: www.haiguanbook.com

金钥匙书店电话: (010) 65195616



萧 闲，男，重庆人

一个不高不矮的微型胖子

一个再现实不过的理想主义者

一个临阵脱逃的IT技术人员

一个半途而废的个体户

一个二杆子广告人

一个懒散编辑

一个沉默寡言的码字工

一个没走过多少地方的背包客

一个什么书都随便翻翻的读书人

以文字谋生十余载，著有《重庆美女》，

长篇小说《乌托之邦》、《媒变》等

序

近二十年前，路遥完成了《平凡的世界》，兴奋地对老乡贾平凹说，这个世界就要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果然，《平凡的世界》成就了不平凡的路遥。

三年前，我写完这个故事，世界依然平凡。

那一年，我平静地从闲居了大半年的广州回到重庆，平静地到一家报社继续以文字谋生，平静地在业余写点想写的东西，读点想读的闲书。间或有关于出版的话题提起，都不了了之。

我知道，这样干净的故事，理所当然难以吸引太多出版商的注意。这个浮华躁动的年代，这个利益驱动的世界，哪里容得下乌托邦似的梦想？

抑制不住的 CPI 和恩格尔系数，使我们无暇他顾。老板告诫：应该 8 小时工作 24 小时思考；同事提醒：职场如战场，得到晋升的机会越多，成为炮灰的机会越少；朋友通报：今年单位要分两套房，明年打算换台车；老婆念叨：房子该换了，车子该买了，孩子该考重点了；孩子暗示：同学都配上专职保姆和司机了……

在现实世界疲于奔命，也许就是现代人前世的诅咒，今生的宿命，来世的预演。我们梦想或空想的乌托邦，到底在哪里？

2003 年末，频繁更新工作的我，不得不离开服务了三年的那家公司。那个许多异想天开者的现世乌托邦，稍后就在现实风雨中无声坍塌。翌年春，我随 AMY 南下。那时候，两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二人世界，生计还没被我们看作头等大事；三年后出生的朗朗，也只是我们不敢提上议事日程的计划而已。

寓居广州的时节，晒够了山城稀缺的春日阳光，看够了大都市的繁华与土著的世故，也听够了隔音效果极差的寓所里邻居肆无忌惮的私生活。为打发过于闲散的时光，我找到一份极轻松的文案工作。就在那个拥挤闹腾的写字间里，往事如溪泉般渗出，浸润我已麻痹或疏懒的神经，终至于激起了写作的冲动。

这个故事，就是多年来我一直想写的那种故事。几乎跨越百年的传奇往事，一如江河奔涌，或沉缓大气，或激昂张扬，浩浩汤汤，绵延流淌。我放弃对文字技巧的雕琢与卖弄，

还原小说的叙事本能，那些超越自身经历的体验，则自然而然源于祖辈或父辈的讲述。可以说，我有生以来耳闻目睹的人和事，都成为了这部作品天然的原材料。长江、嘉陵江及其滋养的那片土地，为这个故事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和空间。

故事完成后，漂在北京的老友曹晨导演成为第一位读者。那天半夜，他打电话将我叫醒，说他控制不住，花了一整天守在电脑跟前一口气读完了这个故事。听得出来，他情绪激动异常。他说，如果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就是一部中国的《美国往事》，或者《教父》。

我受宠若惊，诚惶诚恐。让这个故事变成能与更多读者分享感动的图书，或者拍成影视作品，都不过是另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罢了。

2007年春，女儿朗朗诞生，平静的二人世界变成了不得安宁的三口之家。我此前谋生的那家报社——一个典型文人乌托邦——已经倒闭半年有余。创造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朗朗同时，我也炮制了一些其它可有可无的文字。尽管那个故事被搁置一旁近三年，它给我带来的感动依旧鲜明而深远。

直到2007年末，金海先生决定让这个《乌托之邦》变成现实，我才将文稿翻出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修正了一些错误或疏漏之处，但其中某些表述仍让我自认为是神来之笔，一些情节也依旧让我泪流满面。

这，就是我的《乌托之邦》！也是属于更多人的《乌托之邦》！

几年过去，21世纪逝去将近1/10，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吴心和他的原型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出生的人们，仍然奔走在现实世界，寻觅着内心的乌托邦。他们亲历过文革，亲历过上山下乡，亲历过改革开放，亲历过下海下岗。他们是运动年代的见证者，也是中国20世纪末经济复苏的参与者；他们是世俗的财富追逐者，也是纯粹的乌托邦缔造者；他们有过大多数中国人都能切身感受的爱与痛，也有过属于自己的纯情与忧伤。

跟我们一样，他们不得不继续活着，活在现实世界，也活在乌托之邦。

这个故事曾经命名为《重庆往事》，后来更名为《后纯真年代》，最终定名为《乌托之邦》。它能以图书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首先得感谢金海先生和他的团队所做的大量工作，还得感谢这个故事在天涯连载时关注过它的朋友，感谢你们的鼓励与支持。

最后，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祖父萧秉生先生，以及所有为这个故事提供原材料的人们；献给对我的创作予以理解和支持的AMY，献给为我的人生带来无尽快乐与烦恼的朗朗；献给所有奔走于现实世界仍然寻觅内心乌托邦的人们。

萧 闻

2007年12月28日于重庆

目录

第一章 嘉陵江上 / 1

他的不惑之年。大隐于市的祖父无法带走他人到中年的世俗困惑，留下的只有嘉陵江上悠扬牧歌式的传奇，朝天门码头上从苦力到新暴发户的赌徒秘史，以及萦绕祖父一生的纯真爱情……

第二章 十年 / 27

他的童年。他有最亲密的祖父作伴，更与自己的死党伙伴组成了小小“四人帮”。他们是众多儿戏的领衔主演，也是众多成人游戏的客串嘉宾。“革命”和“运动”不过是滴血流泪的游戏，他们从中得到的……

第三章 乡间路 / 53

他的青春期。对于青春和爱情，他成了彻底的守望者和旁观者。激情燃烧的岁月和广阔天地，他的兄弟们收获了自己另类的爱情，而他只能像祖父那样，将初恋种植在内心的密林深处，任其自由生长……

第四章 风雨操场 / 87

他的诗意年华。结束上山下乡，他回归城市，按父辈的意愿步入高等学府。他不是一个勤奋守纪的学生，他组织了疯狂一时的“四才子书社”，拒绝了校长千金和权贵之后的示爱。昔日的知己沦落天涯，他选择了自我流放……

第五章 创业史 / 135

他的创业史。他成了回到城里的乡下人，无法融入职场，看不惯商业操作中的种种黑幕，并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不知是妥协还是进取，他接受了父母安排的世俗婚姻，凭借婚姻背后的力量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创业……

第六章 乌托之邦 / 185

他的乌托邦。对年少时那段纯真恋情，他没齿难忘；对年轻时这桩婚姻，他耿耿于怀。事业的成功，让他有机会经营自己的梦想。然而，在现实世界，在旁人眼里，那不过是一个乌托之邦……

第七章 山城棒棒 / 235

他的中年危机。生意场上的竞争，婚姻生活的无奈，现实悲惨世界的触动，让他身心俱疲。他为远逝的初恋寻找现实的替身，甚至试图逃离婚姻围城，寻找生理和心理的避风港——即使为自己所不齿……

第八章 三峡诀 / 279

他们的挽歌。他试图用一生来救赎的兄弟情义，在曙光初现时迎来了黑夜，盼望二十多年的生死兄弟喋血情义场，从此阴阳相隔；他试图用一生来守望的纯真爱情，在得知她的消息时，她已悄无声息地淡出他的视野，从此天各一方……

第九章 大河恋曲 / 319

他的恋曲。他的事业心，终于被相交多年的知己击垮；他的乌托邦，最终毁在追随多年的心腹手上；他找到的她的替身，也无法留在身边。天地间，他孑然一人，沿着祖父来时的路，回归传奇开始的地方，寻找自己内心的乌托之邦……



第一章 嘉陵江上

吴心赶到医院的时候，祖父已经在病床上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躺了七天。他苍老浮肿的脸泛着天花板的灰白，稀疏的白发张狂地闪着银光，令他的脸和天花板愈发黯淡。

那时候，窗外正飘舞着2003年入秋的第一场雨，吴心的头发上和衣服上还残存这新鲜秋雨的痕迹。他迟缓地走向几乎与白床单凝为一座山丘的祖父，无声地跪在地上，双手握住祖父冰凉僵硬的手，两滴硕大的眼泪扑落到那双曾经温暖的手上。

缓缓地，祖父艰难侧过头，一双勉强睁开的眼睛对着吴心。吴心望着祖父的脸，看到他的嘴唇似乎竭力想张开，又无力地闭上，空洞而混浊的双眼也同时安静地合上了。死寂的病房里顿时响起各种监护仪器的尖叫，原本空荡的病房里很快挤满了纷乱的人。

吴心把额头贴在祖父的手上，一股彻骨的寒意顿时浸透了全身。

1

吴秉生，是祖父脚板正对的病床铭牌上写着的三个字，那是祖父的名字。几十年来，吴心没听到过别人喊这个名字，但他听祖父讲起过这个名字的来历。

祖父说他的父亲希望通过一个大富大贵的名字让子女长大后飞黄腾达，于是给祖父的大哥取名秉贵，结果秉贵等不及富贵没满一岁就夭折了。那位没落的秀才不甘心，又给二儿子取名秉富，但秉富生下来就体弱多病瘦得像个猴儿，看上去与富贵毫不相干。

祖父的父亲算是对富贵死了心，于是给三儿子取名秉权，指望他有朝一日大权在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小子却天生好逸恶劳惹是生非，一点不通人情世故。祖父的父亲算是没得可想，就给第四个儿子取名秉生，没啥指望了，只希望他有一技谋生就满足了。在秉生之后，还先后有五个弟妹出世，分别是忠厚平庸的五弟秉能，长相毫不起眼的六妹秉凤，身不强体不壮的七弟秉强，天生视力障碍的八妹秉明和弱智儿九弟秉聪。他们的名字尽管朴实到家，但天意还是弄人。

吴秉生小的时候，也没有人叫他吴秉生，男女老幼对他的通用叫法就是吴老四。

吴老四的家境本来不富裕，家里吃食的嘴日益多起来以后，显得更加窘迫。老二秉富弱不禁风是个药罐儿，老三秉权不顾家里吃不吃得上饭都闹着要去读书，担子落到老四肩上，他和父母叔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十一二岁就成了家里的全劳力。

但是，不管一家老小如何拼死拼活地干，也只能勉强糊口，而不断增长的人口使得这种勉强都难以为继。吴家的媳妇们肚子大了，又小，过不久又大了，于是吴家的后代看起来人丁兴旺，实际却过得水深火热。加上几位叔伯的孩子，整个吴家的儿孙最鼎盛时多达三十五六个，从襁褓中的婴儿，到十五六岁的大孩子，全都张着嘴要吃。家里的婆媳都统一分了工，专人负责洗衣，专人负责伙食。家长们则负责给家族成员分派工作，或者忙于调解纠纷。嬉笑声，打闹声，喝斥声与鸡鸣犬吠，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这种明显带有“公社”色彩的生活，吴老四没有过上几年就因为大伯吸食过量鸦片一命呜呼宣告结束。叔伯的儿女长到十五六岁，纷纷成家，家庭关系进一步复杂，原本已很微妙的婆媳妯娌关系愈发难以控制，于是几位叔伯婶婶不得不商量着分了家。分家后，一切划整为零，有不少新成家的堂兄弟也因此举家迁到别处谋生。吴家的老宅从此变得冷清，大人孩子也不在一起吃饭干活，只偶尔串串门，生疏了许多。

吴老四家里分得三间祖屋，一亩三分河滩地，艰难度日。他和五弟秉能跟着父母成天在地里干活，三哥秉权已到钱塘念书，家里就剩下二哥秉富歪在门槛上养病，还只有灶台高的六妹秉凤挑起了操持家务的重担，七弟秉强拖着鼻涕和八妹秉明、九弟秉聪在房前屋后疯跑，泥猪儿一样满地乱滚。

一年夏天，三个小弟妹在院子里办家家。秉明说：“小哥，我要喝水。”秉强玩泥巴玩得正起劲，准备杀了“猪”砍点肉来做家家，就说：“我还杀‘猪’呢！自己去舀。”秉明撇撇嘴对秉聪说：“毛毛，你带我去喝水。”秉聪嘴角挂着口水傻笑着站起来，拉着姐姐的手往院坝边上的水井走。

秉聪带着秉明来到井边，松开姐姐的手示意到了。秉明看不清楚，但她感觉到井里渗出的凉意，往前跨一步，想到井那边的石槽上取打水的桶。秉聪听到“咚”的一声闷响，然后看到姐姐伏在井里，以为她喝得正欢，就说：“我也要喝。”

于是秉强听到井里传来第二声闷响，这才发现弟妹都不见了。他跑到井边，看到秉明和秉聪都在里面，已经没了动静，顿时慌了神儿，跑到门口叫秉富，秉富也吓得浑身





哆嗦，不知如何是好。

吴老四和父母赶回家，秉富和秉凤在井边哭成一团。父亲用打水的桶把吴老四放到井里，将已经像冰块的秉明和秉聪打捞出来。秉明额头撞破了，秉聪被灌得像只葫芦。全家人哭得死去活来。

秉明那年四岁，秉聪两岁半。秉强被父亲打得半死。家里多了两位亲人亡故的悲哀，同时也少了两张嘴吃饭的烦恼。秉强自秉明和秉聪出事后，做事心不在焉，吃饭也打不起精神，父母把他过继给了远房的一家没有子女的亲戚，是后再没音讯。

秉富眼看过了成家立业的年纪，但谁会嫁给一个药罐子？秉权继续在外打着读书的幌子混日子，不挣钱的人花钱时从来不知道挣钱的辛苦。父亲接到他的信就直接塞进灶里烧掉，这位中国末班秀才内心的苦，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

2

来年春天，吴老四伙同邻近的几位同乡，在金子沱找到了别的出路。他们在几位年长的筏工带领下，把金子沱山上砍下来的树扎成木筏，满载木材，顺嘉陵江而下，放到百里外的合州，交给那里的木材商贩，可以拿到一笔种地种不出来的血汗钱。

一次放木筏的有五六个人，其中由一两个经验老道的长者指挥掌舵，三四个年轻小伙撑篙卖力。第一天，一伙人在江边扎起三五支大木筏，再把其他木材码在上面，用绳子绑好，然后回去足足地睡上一觉。第二天天还不大亮，就赶到出发地集合，把满载的木筏顺江放下，三五只木筏浩浩荡荡连成一线，煞是壮观。一般一组木筏后面还拴一只空载的木筏，上面备有小炉具，可以烧茶水，煮稀饭，还搭有小草棚遮风避雨，睡觉时挡挡露气。负责指挥的长者跷脚坐在小炉前，泡着茶，衔着叶子烟杆，看到前面有情况了，才站起来冲几个小伙儿指手画脚地吼上一阵子。

因为木筏只能随波逐流，筏上的人大多数时候无事可做，听天由命。小伙子们先还觉得很新鲜，只穿一条短裤在几支木筏之间溜来溜去，在水面宽阔平静的地段，便窜到最后的木筏上，以喝茶抽烟为名，跑到老者身边，要他讲“荤段子”。

祖父多年以后都还记得，他跟着放筏的长者姓周，挺干巴的一个老头，头发胡子花白，笑起来脸上挤满皱纹，老是乐呵呵的。周老头在这条江上漂了几十年，没结过婚，没有孩子，吃喝拉撒基本上都在这江上，他说这条江就像他亲娘。

从金子沱到合州城，一路要经过好几个乡镇，每个乡镇前都有一片开阔的水域形成的河滩，像泥溪嘴、云门嘴、渠江嘴都是放筏人最喜欢经过的地方。尤其是泥溪嘴前，更是这些“水上漂”的乐园。

泥溪嘴前的江面既宽且平，嘉陵江中上游各地放下的筏子在这里铺成一片，少则七八组，多则几十组，蔚为大观。大家也不争先恐后，因为前面不远就是河道狭窄的石

门浩，只能一支一支放下。这些徘徊在江面的木筏上，有人躺在木筏上睡大觉，有人聚在木筏上打牌喝酒，有人则干脆跑到泥溪嘴老街上逍遥半天。

泥溪嘴的街道依山而建，从码头出发，一条“Y”字形石板街沿山铺上去，除了高高在上的天登坝子，几乎找不到三尺平地。因为是嘉陵江边重要的水码头，上通金子沱、钱塘，下达云门、合州，这座小镇常年挤满了繁华。

快到泥溪嘴时，周老头就机敏地指挥小伙子们靠左岸走，从木筏间的缝隙里钻到码头边泊好，然后安排一个小伙子守木筏，自己则带着一帮人到街上去闲逛。除了到饭馆饱餐一顿，还会带回一壶老白干。

江上徘徊的人们往往要逗留到下午才会散尽。吃饱喝足，逛了街的人又回到木筏上准备起程，或者再睡上一觉。那些连觉也睡不着，又不急着赶路的人们常常到离岸近的木筏上去“打望”，因为岸边的石头上常有邻近的女人来洗衣服，老老少少十几个，一边用洗衣棒捶打衣物，一边说笑。这也是周老头要把木筏泊近岸边的另一个原因。

男人们平静地看着女人们洗衣服，听她们捶衣物的声响和听不清的谈笑，那也许是他们一辈子最难得的享受。一些熟识的男人也和女人们搭话。

“张老三，又下合州？”

“嗯。又洗衣服？”

“这个月去几趟了吧？”

“三趟。骨头都累散了。”

“让你家的累散的吧？哈……”

“想你把我累散呢！”

“只要你不怕我家黑老大！”

“黑老大这月跑几趟了？在东津沱淹死了吧？”

“你才会淹死，短命鬼！他去重庆了，得好长时间才回来。”

“那你给他戴了几顶绿帽子？”

说完，那个男子得意得变了形。一帮男人哄笑起来。女人急红了脸，抡起洗衣棒朝男人掷过来。洗衣棒掉在男人前面不远的水里，男人马上跳下去，抓着棒子朝女人游过去，在离女人还有两米远的地方，把棒子对着女人说：“接着，我的棒子！”邻近的男人和女人都被逗得大笑。女人接过洗衣棒，狠命向他打过来，溅了自己一身水花，男人早像鱼儿般扎进水里，窜到木筏上去了。

周老头也常和一些熟识的女人开些荤素参半的玩笑，或者与别的男人故意高声讲些“荤段子”，引得同伴们哄笑，也引来女人们诅咒。

挨到半下午，江上的木筏已经陆续散尽。周老头这才命令起程，向石门浩进发。望着渐渐远去的泥溪嘴老街和岸边洗衣服的女人们，周老头来了喊两声号子的兴趣——

“山又高来路又窄，





鞋尖小脚走不得，
背时么妹莫羴性，
崴断金莲要流血。
石夹路，过河路，拐弯路，
腰杆活动才有钱用……”

石门浩江面浅滩怪石时隐时现，江涛怒号，杀机四伏。周老头已不能安坐，他又开腿站起来，挥舞着烟杆指挥前面每一支木筏的小伙子，小伙子们拿着篙左一下右一下地或撑或点，像演奏一出交响乐，丝毫不敢含糊。否则木筏撞到乱石滩上，就只有满江去捞木材，弄得不好还会筏散人亡。这是周老头老早就教导过他们的了，所以大家都沉着应对。江水在这一段一改以前的平静和沉稳，显得暴躁不安，猛烈地踢拽江中的怪石，推搡得木筏发出“吱吱哑哑”的惨叫。小伙子们在前面吆喝，周老头在后面大吼大叫，直到木筏左冲右突，出了那条长长的狭窄水道，水势渐缓，江面渐宽，一行人才泄了气瘫倒在木筏上，看两只黑老鸱号叫着在上空掠过，见天上的云朵还在飘，听自己的心还突突地跳，任由木筏在江水上漂荡。这时，身后隐隐传来拉船上水的纤夫们的阵阵号子——

“金鸡叫哟，咳，
天刷白哟，咳，嘿佐嘿佐嘿，
怀抱么儿哟，咳，
难舍得哟嗨，咳，
为了吃穿哟，咳，
哪管它哟嗨，咳。
如今世道嘿嗨，嘿佐，
吆哦嘿嗨，咳，
一片黑哟嗨，咳。
一片黑哟嗨，咳，
吆哦嘿嗨，咳，
一片鸦哟嗨，咳，
一片鸦哟嗨，咳……”

3

天黑的时候，木筏靠浅河湾停下。漂荡了一天的人们围在一盏马灯前，周老头给每个人盛上一碗熬好的绿豆稀饭，大家也纷纷拿出自己从家里带来的麦粑，“窸窸窣窣”地吃起来。周老头慢悠悠地独自喝他的老白干，就着豆腐干和老咸菜。看有人吃完饭，

就把酒壶递过去，于是大家又传递酒壶，一人一口，喝得身上有股火直往上蹿。

“在江面上跑长了，就知道酒是个好东西。”周老头说。

“师父，不怕喝醉了掉江里？”一个年纪最小的怯怯地问。

“做个淹死的醉鬼，也比白做个淹死鬼强。”周老头喝得红光满面，“你们见过淹死鬼吗？”

大家在暗地里互相望了望，感觉江边的夜越发阴森，这个问题加上江水的声音让人直冒鸡皮疙瘩。沉默了一下，吴老四淡淡地说：“我见过。”

“怎么淹死的？”周老头已经灭掉马灯。四周一片漆黑，只有江水和两岸轮廓上方的天泛着幽深的蓝。

吴老四继续低声说：“是我家八妹和九弟，掉井里了。我把他们从井里捞上来的时候，全身都冰一样，又冷又硬。”

暗夜里有人深深地嘘了口气，接下来是长长的沉默。

“我在江上跑了几十年，常听说打烂了船，死了多少多少人。”周老头缓缓地说，“我也只见过一个淹死鬼，趴着浮在江面上，看不到脸，泡得像青蛙一样。”

接下来，大家都不愿意说话。胡乱地裹上衣服，倒在木筏上睡去。

第二天醒来，这些壮小伙子一个个都叫唤着爬不起来，到处都被江上的雾气湿透，浑身冻僵了一般。周老头又给大家喝一轮老白干，这才爬起身来，活动两下，又生龙活虎了。

接下来的行程要平缓得多，经过云门嘴，周老头照例让大家上岸歇一歇，但因为是别人的地盘，不敢逗留太久。傍晚到了鹞子岩，又在江边找浅滩停下歇息，第二天上午就可以到合州码头。一行人聚在一起吃了晚饭，照例传递酒壶，喝暖身子好睡觉。周老头望着前面高高的鹞子岩，压抑不住给小伙子们讲起钓鱼城的故事。

次日晌午，木筏终于漂抵合州城下。小伙子们第一次看到合州城，那一片在江边铺展开去的白墙青瓦，高低错落的建筑和人来人往的街道。在码头边上，有成百支木筏正在靠拢，拆卸到几艘大驳船上，准备运往重庆或别的地方。周老头找到接货的老板，让小伙子们把木材卸到船上，结了工钱，按事先说好的分给大家，然后带他们去逛逛合州城，找个地方好好吃顿饭，歇歇脚，再计议返程。

一行人住进三江客栈，点了一桌好酒好菜。因为从来没有这样放纵地大饱口福，以致有两个家伙因为吃得太饱而难过得满屋打滚。饭后随周老头闲逛合州城，大家更是眼花缭乱，局促得不知所措。

晚上临睡前，在客栈的大通铺上，一行人开始计划返程。周老头说：“从合州回金子沱有几种走法，一是走山路回去，要一天半时间；一是坐拉纤船上水，得花钱；三是拉纤回去，还可挣一笔钱，比放趟筏子还多。”经过一番盘算，吴老四和另一个小伙子决定拉纤回去，除周老头坐船外，其他几个人都决定走山路回家。

第二天起床，周老头把吴老四和另一个决定拉纤的小伙子拉到一边，严肃地说：“你们两个小子，拉纤可不是好干的活儿。你们要想好，比放筏辛苦多了，免不了要脱几层皮的。”





两个年轻人有点惶惑地对望了一下，不知说什么好。

“不过你们还年轻，去尝尝滋味也可以，还能挣两个钱。”周老头想了一想，把手伸向他们，“把你们身上值钱的都给我，到了再给你们。”

两人疑惑地望着他，不太明白他的意思。

“傻小子！拉纤的一般衣服都不穿，你把钱吊胯下吗？”周老头拍了拍他们的头。

两个年轻人于是交出自己身上的血汗钱，横下心去当一回纤夫。

4

那是吴老四第一次当纤夫，也是最后一次。

和老纤夫一样，一下码头，吴老四就把身上的衣服脱下交给船上的周老头，只穿一条短裤。老纤夫们大多只穿一条破烂不堪的短裤，有的干脆什么都不穿，赤条条套上纤绳。

旁边一个老纤夫斜眼看了看吴老四和他的同伴，喃喃道：“手爬石岩脚蹬沙，弯腰驼背把船拉。脸朝黄土背朝天，赤脚光膀心发酸。”

吴老四听不大明白，盯着前面光屁股的看。

那老头又说：“那黑屁股有啥看的，小子？还没见过白花嫩生生的屁股吧？哈哈。”

吴老四忍不住问：“他们为啥不穿？”

老头冷不防伸手扯了一下他的裤衩：“穿了有啥用？磨烂了，浪费钱。”吴老四赶紧把短裤提上来。引得众人一阵乱笑。

纤绳套上吴老四年轻的肩膀，他觉得自己像套上了犁的牛，只能往前走。他和年轻的同伴被夹在一群老纤夫中间，仰望前面黝黑精瘦的脊背，他的心像纤绳一样发颤。弓着身走到晌午，吴老四直觉得肩膀生痛，背上也被太阳烤得又红又烫，脚板在鹅卵石和乱石滩上打起了血泡。他心里打起退堂鼓，但又不好意思提出来，只好硬着头皮咬牙坚持。又走了一阵，肚子也“咕咕”叫唤起来。

“什么时候有饭吃？”他问身边的老纤夫。

老纤夫的样子看不出在拉船，更像是耷拉在纤绳上。“吃饭？快了。我们一天六顿呢。”

“六顿？”吴老四不相信。

“下水四顿，上水六顿。不然鬼大爷有力气把船拉回去！”老头说，“转到前面滩上就有饭吃了。”

果然，转到前面滩上，船头有人喊：“歇梢！吃晌午！”纤夫们顿时泄了气，原地瘫倒在乱石滩上，也不急着起来。

“船老板，你唱的什么歌？”老纤夫突然唱道。

众人应道：“嗨嗨！”

“你吃的啥子菜？”

“咸菜！”众人一股脑儿从地上爬起来，跑到船头边，站在水里，人手一海碗干饭，

就着咸菜大口吃起来。吃完饭，又靠在船舷上抽一截叶子烟，纤夫们觉得赛过活神仙了。

周老头趁机走出船舱，关切地问吴老四和另一个同伴：“还行不行？不行的话，趁早上船来，省那两个钱不值。”

吴老四和同伴一咬牙，点了点头。

接下来，大概适应了拉纤的节奏，吴老四感觉没有那么难以忍受，尽管脚下的路时有时无，时而滩上，时而水里，时而踩在刀口一样的乱石棱上，时而滑过光溜溜的卵石滩，时而又飞檐走壁在悬崖峭壁上像壁虎一样爬行。

纤夫们在有节奏的号子声中，缓缓前行，一二十个男中音和男低音唱和，雄浑有力的号子回荡在青山碧水之间，久久不绝。

他们唱“嘉陵江上滩连滩，岩对岩来山连山。一声号子我一身汗，一声号子我一身胆。”

他们又唱：“嘉陵江上滩连滩，滩滩都是鬼门关。半年走一转，十船九打烂。”

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哼着、喊着他们自创的号子，靠气息和声律来调整步调的节奏。尤其在上水过滩的时候，他们喊得最起劲——

“哎，哎咳，哎咳，哎，哎咳，

哦，哦，哟哦也哦哟也，

哎，哎，哎，哟哦也哦哟哦，

哟哦也咳，也，

哟哦也哦哟哟哦也，

咳，也，哦也哟哥哦，

也，也哦呀哩哦，

哥也哟喂，

……

哥，哟哦，哟哦哦哦哟哦，

哦哎，哟嗨哟哦，哦哟，

哟哎咳，

也，咳咳，

一根竹儿哪呀，

嫩悠悠悠啊，

长在深山老林哪，

……”

好不容易熬到天黑，船上有人喊：“收纤！”纤夫们齐刷刷停下来，拖着身子把纤绳往船头一抛，爬到船头板上倒头便睡，船头板上顷刻就摆满纵横交错的一二十条汉子。勉强缓过劲来，纤夫们借着夜色喝下两海碗稀饭，再喝下半碗老白干，就裹上自己的衣





服继续倒在船头板上睡觉。

肩头已经磨破皮绽出鲜红的肉，脚底打出好几个血泡，背上也晒出了泡，吴老四浑身痛得难以入睡。闻着四周混杂着人肉和汗味的气息，听着身旁的鼾声和周围的水声，想起家里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禁不住泪流满面。大概是哭累了，他沉沉地睡过去，梦到自己回到家里，秉明和秉聪也在，大家一起高高兴兴地围着桌子吃饭。

第二天刚蒙蒙亮，船舱里就有人催大家起身。纤夫们叫骂着、咕噜着爬起身，船头板上湿漉漉的一片。草草地捧一把江水洗漱过，吃过一海碗稀饭，纤夫们又套上纤绳，继续上路。

就这样连走带爬，直到第五天黄昏，终于到达金子沱码头。吴老四已经痛得麻木，累得僵硬了，跟着大家到船头，接了扔下来的衣服和工钱，转身就看见母亲站在面前。他“哇”地一声，扑在母亲怀里痛哭起来。原来母亲听放木材回来的同乡说他拉纤回金子沱，就天天下午到码头来等他。

5

经历了第一次拉纤的吴老四，在家休整了好几天，身上的伤痛不再明显。他带回的工钱给家里带来了希望，同时他们也不同意他再去拉纤。于是吴老四还是跟周老头一起去放木材。

吴老四跟周老头一起总放了多少次木材，他们都不记得了。只知道下水两三天放下去，上水两三天走回来，再休整三五天就去放下一趟，如此反反复复地在嘉陵江上漂来漂去，漂了三年零四个月。

十七岁那年夏天，吴老四在泥溪嘴邂逅了在江边洗衣服的珍。

珍那时十五六岁，和别的女孩一样，梳一条马尾辫，系着红头绳的辫梢从腰间耷拉下来，每搓几下衣服，就得用手顺到背后。她白白的手臂，纤细的手指浸在江水里，晶莹剔透。同样白白嫩嫩的脸在阳光下泛起红晕，眉眼之间都含着那种似有似无的笑。

和吴老四一样出神地看珍洗衣服的男人不下二十个，他们聚在离她最近的木筏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的一举一动。就在大家出神儿的时候，珍身边的一件红肚兜被江水卷下来，顺水漂走了。珍发现的时候已经漂开两三尺，她用洗衣棒去捞，已经够不着了。那群围观的男人们只是“哦喝”地起哄，大家你推我，我推你，都不好意思去捡女人的内衣。

眼看那红红的肚兜越漂越远，珍焦急地望着江面，涨红了脸。吴老四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伸手把肚兜捡起，游到珍面前。珍急急地抓过，放进洗衣篮里，羞红脸，扭头就跑开了。围观的人又是一阵哄笑。

周老头和几个同伴从街上回来，吴老四还忍不住把手放到鼻子下，闻手指上可能残留的气息，一个人在心里美滋滋地笑。后来又路过几次，吴老四总能在哪里遇到珍。珍